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策略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規親戚補察下至瞽矇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傳言非議其上而莫之罪蓋以為腹誹之憤甚於指斥目語之譏切於面謗與其壅天下之言以自欺不若用天下之言以自治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臣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劉愼自用進導諛斥忠諫強直者謂之罔上讜論者謂之妖言威之使懼劫之使嘿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喙積忍含怒不勝憤鬱

不平之心戴目傾耳思一快其懟悶而無由及一夫
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應相與裂憲網壞禁防聚
首族談爭詆秦罪搖吻鼓譟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壅
天下之言者甚固而無所洩則其發也若大川之決
蓄提四走奔湧浩蕩遂至於橫潰而不可制此甚可
懼也惟人君博詢廣聽來衆言以宣下情使無所閉
抑而不通則可以自安於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
者人主所以自治也仰惟陛下屬精庶政虛心聽納
乃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亟下明詔敷求讜言是將
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於此先陳人主之說已乃

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
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下之人因
得而議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然而
君臨兆人總御萬機事物之日投於前衡於慮者交
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
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
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
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
而攻之者如此其衆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
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

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獨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爲迂遠闕於事情不能用漢董仲舒嘗以正心爲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爲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曰習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耶陛下能正心矣則判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深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上達臣抑嘗觀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

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試策擇其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光意若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復設六科正欲求言儻略其言不加採用則雖制舉猶無益也況今時方多艱陛下又以天變詔求直言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神審覽哉夫多言繁稱未必雜而寡要略事陳意未必拙而不智道往古未必爲誦說論大計未必爲夸浮質言未必鄙小談未必陋垂於時未必繆忤於衆未必非從宜而言惟歸于當惟陛下擇之而已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灾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誣傷敗迺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為善人之歸若聽其逋蕩墮游肆行不義子不何斥如塗人然是不外而不戚以為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所右與必

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虐皆所以轉禍而為福易亂而為治起衰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撫艱難之運宵興求衣旰不暇食憂勤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戒以見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所不及恐懼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慄震動所以修省而思愆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炒爛石則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直行耶讒夫昌耶宮

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叔世僻王
悖繆之為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蓋懼夫忽不
自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
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
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螳螂蝻之中至尊極也
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為不
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
度長惡勿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于天加
凶罰而下殃禍故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
使後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

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為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
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動色相戒者未
嘗不以皇天上帝為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考也
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當慶曆間嘗遇早蔬食禁
中引咎請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廷中至
雨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祇懼如此故能享國
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祇畏
慕成湯之自責歷算周思政教得無僻違刑罰得無
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讜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未用
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斂得無繁重窮民

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已者無所不慮慮而思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正觀中妖灾屢見然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稱賢君者惟其用人言以應天塞異故不害其爲至治當時山東淫雨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錄枉繫帝即申省寃獄多所原赦星孛虛危歷氏百餘日世南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即曰此吾之罪也穀洛溢漂居人魏徵謂無克終之美帝即優納廢明德宮元圃院賜遭水者旱暵不雨徵疏十漸帝即曰願改之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用願陛下即施

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夫精禋相感災不徒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遽欲一旦求至于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獨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久長自

古英主睿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爲子孫千百年不可動搖之計方禍患危機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爲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王濞必爲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此非有竒術怪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滄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剽勇多竒材劍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喜禍又有鑄山煮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濞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

言不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爲後世深謀遠慮殆不止此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吕諸吕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爲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戇重厚者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戇之王陵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吕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

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為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斂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數者特為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遽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為之所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咎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矣又謀於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

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事出一切便宜者為多而臣所言亦固有所不得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存萬世之利以盡經國遠圖可不念哉

任相

天子以萬機之得失百官之進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號令之臧否遠而蠻夷之叛服大而陰陽之愆和小而錢穀之衍耗凡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責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無所不

統不以一職名官熙載代工治亂攸繫晷刻之誤或
貽患於歷年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相之爲任顧
不重哉人君於此貴乎考慎輕用而亟易則不足與
共功蓋嘗聞之孔子相魯三月而政成子產相鄭三
年而政成聖如孔子不得而見也賢如子產使之成
政猶須三年况子產不時有乎唐明皇相姚崇相宋
璟開元之治幾致太平希蹤正觀當時輔相率三考
輒去故雖崇璟不能踰使明皇知久任二人不他相
則迄天寶治安可也惟不知出此故卒以危亂而不
克終然其相李林甫遂至十九年不亟去何哉大抵

君子事上率以正正則君所欽而憚小人事上率以
佞佞則君所狎而安欽而憚則易以疎狎而安則易
以昵疎故崇璟三年而遂去昵故李林甫十九年而
猶處中夫惟惡小人而亟去親君子而久任者非聰
明睿知之君有所不能李德裕戒武宗以亟進罷宰
相使權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非是觀德裕在相位
以秉權日久位重有功向使武宗用德裕言遂亟罷
德裕則會昌之功亦莫克有就故臣以謂德裕當勸
其君擇宰相不當勸以亟進罷宰相惟能慎擇於其
始則無庸亟易於其後此太宗所以用房元齡十有

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也然則何以知其可相而任之曰相固自有體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相之體也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衝相之體也隱然鎮靜遭變事而不亂相之體也一言足以折姦辯使憊人奪氣相之體也唐崔祐甫相德宗時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此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者也晉謝安相武帝時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遠近震恐安夷然無懼游奕自如指授諸將遂清強寇此偃息談笑而坐折遐衝者也漢王

商相成帝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呼長安中大亂商獨排羣議以為訛言天子壯其固守此隱然鎮靜遭變事而不亂者也唐李石相文宗對延英仇士良等斥李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縉紳賴以為強此一言足以折姦辯使憊人奪氣者也即是四者以擇相其有不得人乎得人矣任之久而不移信之專而不貳假之權而不疑此則責成之道也

更化

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

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改夏之
政忠忠之失則野救野莫若恭故商人救以恭恭之
失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人救以文三王聖人也其教
化不免乎失失則不免乎救之天下後世不以其失
為悖道不以其救為反古蓋久則弊弊則變理之自
然非固相戾為也傳曰為政不行甚者必解而更化
之乃可理也陛下中興王業修正百度天下之人宜
渙然洗心易慮以承惟新之休德而士大夫奔競之
風未息州縣苟簡之政尚多民庶逐末之俗愈甚其
故何哉失不更化而已夫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

可守也祖宗之成憲是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
可改也臣所謂宜更化者是也是故士大夫奔競之
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州縣苟簡之政尚多由考
課之法弊也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
薦舉之法本以明公道至其弊則薦舉益廣而公道
益以不明夫惟士皆求舉舉者初不求士故以朴素
為遲鈍以虛偽為精強以靜嘿為拙訥以捷給為辯
慧以守節為固陋以趨附為疏通以剛介為偃蹇以
佞媚為溫良刻章論薦非蟬聯鳥奕之緒胄則達官
膺仕之姻戚非依藉權門之援地則苞苴賂遺之交

關非詭隨趨和之姦人則脅肩搖尾之諂士不然則雖廉若夷齊政若求由愛惠若子產有聲名若子奇亦未免徒勞州縣誰其稱之用是希遷望進挾岸媚竈之徒離局捨次狂奔疾走望塵俯伏以伺候於公卿權勢之門自非持身秉操毅然不回者孰不心心覘覘撓所守而靡從之臣故曰士大夫奔兢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考課之法黜幽陟明揚清激濁所以總核名實也國家之制諸道州縣官命漕臣察訪其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以臨事簡慢者為下職務粗治者為中政有殊績者為上吏部給曆書其

勞効愆過秩滿有司詳視而差殿冢法至良也然行之歲久視為不急漕臣初不精覈州郡據曆書考殆若循常案牘吏摘紙尾至則占字選部銓擬亦不加察在官雖或酷若乳虎或貪若石鼠或冥迷鄙昧不辯菽麥或筋駑肉緩縮手避事或遨遊沈湎不主曹務曆之所書苟無愆犯即以資格緣手注授欲官之不隨窳而勤不賊墨而廉不暴刻而循良不放敖而謹守不麓滅而精詳其可得耶臣故曰州縣苟簡之政尚多由考課之法弊也稅賦之法民因資產而有兩稅因兩稅而有科率軍興以來斂取歲增常產之民日以彫窶州縣索一絲

續市一筋角悉按戶等高下差第數入無常產者秋
毫不輸蓋有囊金珠束縑素時其低昂取贏貲以自
肥者蓋有困藏廩積乘農人之憔悴賤收貴出坐待
穀直之翔踊者蓋有擁高貨行子貸息取倍稱以股
剝貧民者是等皆飲醲鬻肥朝歌夜絃笑視編氓之
困頽有得色是以溫丁高戶剔屋產市犁犢相與捐
體訟而捨本業規脫科斂臣故曰民庶逐末之俗愈
甚由體賦之清弊也此三弊皆風俗之大患宜為之
變通者而求聞所以革之臣故曰失不更化也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廟謨上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
算少也人主議戰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
於將是謂廟謨夫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
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故為魚鼈者可以網罟取為鴻
鵠者可以矰繳加惟無形者無可奈何廟謨成算所
以先計取勝出萬全而必無敗蓋無形之大者也豈
獨使敵人不能窺雖吾士卒雖吾國人不可使知之
非吾腹心之臣非吾指授之將不可使知之易曰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君臣相與議戰于廟堂之上安危係焉成敗係焉固所以躡足附耳而謀者也慎密不至幾何而不害於成蓋聞用兵者常不愛爵祿百金以求知敵之情間人謀士我固有之而彼亦烏能不用凡彼使之覘我事情伺我動靜察我虛實固有近在門庭而不及知者我非故爲誑事於外令吾民知之以欺於敵間則竒謀至計情實之所在殆未有不密而不害于成者也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曰不可有瓦器而無漏可以盛酒乎曰可也夫瓦器雖甚賤惟無

漏故可以盛酒玉卮雖甚貴惟有漏故不可以盛水此春秋所以戒寺人貂漏師于多魚者也昔之人固有欲發天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者固有居高堂悉去屏障相向坐謀而不言以鐵筋畫灰爲字隨滅去之故其所謀人無得而知者漢高祖以陳平爲腹心或計祕世莫得聞荀攸從魏武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古之君臣於機事慎密如此其至是以決策舉事鮮不有成今廟堂之上沈機祕畫必如漢高之與陳平魏武之與荀攸則何攻之不克何戰之不勝何敵之不摧何

寇之不滅哉儻尚若異時謀未定而計已傳兵未動而敵已知成算未授于將帥而市人行路已宣言吾情實之所生則非臣之所敢知也或曰得萬人兵不如聞一言獨不可以收羣策廣廟謨也曰是不然兼聽而獨斷者大謀之術也收羣策所以兼聽故白屋之士皆得以關其說定廟謨所以獨斷故非腹心之臣非指授之將不可使知魏劉廙言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故博採衆智于下而慎密勝算于上聖王所以出萬全也凡臣所陳或妄議兵形則皆發其端而不敢盡惟畏夫機事之不密而已然猶有不得

已而及之者昔唐元萬頃草檄責高麗譏其不知守鴨渌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鴨渌唐軍不得入此又機事之所宜密也

廟謨下

所謂廟謨者計勝于未戰尚謀之道也夫天下無久治亦無久亂不患亂之不治而患所以治亂者非其人苟得其人不患功之不速而患所以圖功者無其謀昔晉元帝啓基江左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至以漕餉稽期誅督運令史志非不速也然終不能成尅復功者惟無圖功之謀而已當

是時祖逖鎮雍丘數破石勒之鎮戍歸附逖者甚衆
黃河以南盡為晉土又營繕虎牢將長驅越河掃清
冀朔元帝既得逖宣威于外儻遂能推誠任之俾專
分閫且以王導為腹心引紀瞻戴若思等為策士倚
陶侃以為屏蔽誅王敦以絕內患因溫嶠忠亮之節
復讎之私俾率銳師佐逖進討則剪羣胡如拉枯復
輿地如反手元帝謀不及此故元戎屢動不出江畿
是雖得人而無圖功之謀猶無功也今王師討伐固
將收中原清大慙以悉復祖宗故地然根本所恃實
在江左彼東晉得一祖逖猶能使黃河以南盡為晉

土况陛下有腹心爪牙之衆乎臣所未知者廟堂所
以圖功之謀為如何耳陛下雖有腹心之臣籌於帷
幄然引之為策士者誰乎倚以為屏蔽者誰乎俾專
分閫可以破虜如祖逖之當石勒者誰乎可使之率
銳師佐進討者誰乎陛下當與腹心之臣議於廟堂
之上審我徇地闢國者才為如何訓兵總衆者才為
如何彼所出者何策我所出者何策彼所固守者何
地我所固守者何地吾將所以破彼者何人彼所以
當吾將者何人孰賢孰否孰智孰愚孰強孰弱孰勇
孰怯彼已洞見則勝負之勢未戰而已分矣兵法曰

如彼知己百戰不殆漢高祖深明知彼已之術故伐魏而知柏直不能當韓信馮欽不能當灌嬰項宅不能當曹參因曰吾無患矣果定魏地是審彼已之將而知必勝也黥布之反高祖召薛公問以布計所從出薛公對以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出下計則可以高枕而卧漢無事矣布果出下計高祖遂破之是審彼已之計而知必勝也陳豨之反高祖自往討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遂破豨是審彼已之地而知必勝也故夫決勝之策在乎察將之才能審敵

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今廟堂之謀能先審彼已知必勝之道則何患功之不速乎議者或謂唐肅宗以匹馬起靈武合弱旅鉏強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而摧堅銳復兩京悉收河南州縣今中興之功胡為乎不可以日月冀也臣竊以為不計事勢之言夫清內盜者易為力攘外患者難為功安祿山雖劇寇然內盜也當時回紇請和土蕃結附不惟順服又藉其用以復土疆則不踰時而清中原尚為宿留且香積之戰新店之戰唐兵為賊掩幾不能軍使非回紇相與夾攻則雖郭汾陽李嗣業且將再不勝賊

驚曰回紇至矣因大敗遂收東都是肅宗中興用夷狄國家中興攘夷狄也不計事勢而欲以至德之功望今日則過矣然而功不可以速成者事之勢時不可不趨者人之力苟惟玩日弃時而曰功不可以速成則亦何功之有禹之治水非一日而有功也然履遺弗取冠掛弗顧其於趨時未嘗不急則圖天下之功可忘所以趨時哉

用奇

臣言功難以速成謂中興大功也至於兵家之策則又有貴速而不貴久者臣且將言之夫戰久則兵鈍

攻久則力屈暴師久則國用不足此兵所以貴速也敵有可乘之隙我有決勝之機行之有疑反為彼利此兵所以貴速也欲無鈍兵屈力殫財動敵機會則莫若用奇以求速勝之功而用奇者又莫神於得奇正之變也使夫用兵者以衆敵衆以強敵強戰勝則殺傷猶至於相當不勝則一敗塗地以為用兵如是而止耳則雖庸人悍夫皆可以將百萬之師以臨大敵惟夫用寡以當衆用弱以當強轉危而安轉敗而勝勝則彼必摧潰而我獨全不勝則不至於甚亂而敵無以乘我是豈庸人悍夫所能知哉蓋有奇正之

變行乎其間因形制勝神張鬼翕變化莫測雖吾士卒猶不能窺吾所以勝况敵人乎兵法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為能盡之昔唐兵之破霍邑也建成隋馬右軍少却而宋老生乘之太宗自南原馳下斷其軍引兵奮擊遂敗老生夫建成陣於城北是謂正及其却而致老生則向之正變而為奇太宗自南原馳下是謂奇及其斷老生軍引兵奮擊則向之奇變而為正太宗得奇正之變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議者以謂非學而能惟其以

正為奇以奇為正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是豈可學而能哉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也歷觀自古善用兵者未嘗不以奇勝或示羸而用其銳或示怯而用其勇或示緩而用其急或示近而用其遠或示之敗而致其息或示之退而致其追或示以擊東而實攻其西或示以擊左而實攻其右皆因機應變示敵以可見之形而不示以不可知之計唐李泌請肅宗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

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後命建寧王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肅宗不能用使慶緒思明挺亂不已其後代宗討史朝義長孫全緒請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李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賊滅可待代宗用其言遂滅朝義平河北臣嘗謂禁四將而取巢窟張勢綴賊而斷其手足是皆用竒正之微機不可失者惟有用有不用故或有功或無功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方今討賊之勢得無與李泌全緒所言有近似者乎惟能

出奇正之變示以可見之形不示以不可知之計以成速勝則善矣

揆策上

兵有不可攻有不可不攻不可攻者敵之銳也不可
不攻者敵之恃也我以兵進彼以兵逆則猛士精卒
悉銳來拒此不可攻也當用竒以擣其虛彼有所恃
持重自守則餘軍倚以為強士氣自倍此不可不攻
也當用竒以致其敗日者王師之討賊也數道並進
賊悉以銳兵分拒諸將諸將攻之勝負未有此攻所
不可攻也法當以大衆謹持其銳選梟勇士少出而

漢書文選
更進時擣壘以撓之備東則擣西備西則擣東使彼
奔走不給雖有猛士精卒且將氣竭而力弊我乘其
弊而攻之可以必克且彼備我於前者旣衆而強則
其自備於後者必寡而弱我旣弊其強衆於前則可
以襲其寡弱於後彼強而衆者旣弊則寡而弱者自
孤我因以輕兵捷騎投其間而擊其虛倍道疾馳不
三日而叩汴城出其不意則叛衆可以笑俘渠首可
以坐縛彼強衆之在前者還救則戎師夾攻不還救
則腹心已奪此彼之銳不可攻當用竒以擣其虛之
策也且賊之所恃者胡虜也彼宜推以抗我爲兵寇

鋒而方蜂屯蟻結固守不動者蓋彼以爲恃則其動
不敢輕輕動而小劔則凶威挫而賊衆疑恐我得以
測其虛實不若固守不動使其衆賴強胡之虛聲挾
以自壯且示所恃以疑我此賊人之情也法當以計
動之使彼雖不欲與我戰而不得不戰夫胡虜之性
貪憚無厭可以利誘我宜未戰而設伏使一裨將率
數千衆鼓行徑進衝其中堅示敗而速去之無愛輜
重寶物且走且棄虜輕我軍之易北又嗜遺利必驕
怠而競爲抄掠則吾伏可起掩其不備虜必反走因
而乘之向之蜂屯蟻結者必亂則吾示敗之師可還

奮擊破彼所恃則餘賊失氣然後諸將席勝四面攻之大克必矣此彼所恃不可不攻當用奇以致其敗之策也昔唐兵討蔡吳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李光顏故李愬知元濟之隙可乘潛師夜起出文城柵馳入垂瓠城駐元濟外宅而蔡人無知者遂以平蔡時董重質猶守洄曲愬折簡召之重質即弃軍降是擣其虛而銳自摧也李靖討輔公柘公柘以一軍頓當塗一軍據當塗南路皆百戰強兵造柵自固蓄力養銳以抗唐軍蓋公柘所恃也靖苦戰破之二軍悉潰公柘餘衆雖多不復敢戰遂禽公柘是敗其恃而

衆自破也擣其虛而銳自摧敗其恃而衆自破固有古事之効矣豈空言哉

揆策下

甚哉兵久之難也千里饋糧內外騷動老師費財從古患之昔曹操孫權時江淮間不居者數百里或以爲坼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此未得曹孫之情也且操與權才均智敵將佐亦相甲乙使其對壘抗兵各用所長以角逐於江淮之間雖積時累歲徒爲自弊勝負猶未有分也故各虛數百之地堅壁清野以相候望來則應去則守全力繕兵以伺敵釁此則曹孫之

情也然兵固有不得已而相持者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師出有名士氣自銳彼不敗走我難自却却則我勢沮彼勢張進不成攻退不成守古人於此雖以弱敵強以寡敵衆猶相持也故以弱而持強者漢高之持項籍是也以寡而持衆者曹操之持袁紹是也漢高與項籍相距滎陽數歲漢義而籍不義故漢雖數困而不爲弱然卒所以勝籍者竒也高祖出軍宛葉綴籍兵而不戰令滎陽成臯間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因復走滎陽使籍備多而力分此高祖之用竒也曹操與袁紹相持官度有餘日

操順而紹逆故操軍雖不敵而不爲寡然卒所以勝紹者竒也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操自將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此曹操之用竒也今王師出征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兵衆將強不寡不弱固有萬全之勢然賊未敗走理必相持不出竒謀未見其利臣所謂擣其虛敗其銳誠爲至計然苟未可圖則宜以諸軍綴賊使不得動別遣竒兵萬人由間道襲取負海諸郡以駭京東賊徹緣淮之備以自救則震擾可擊使其終不敢動則我遂盡取京東此亦漢高之竒也國家得東南漕運故可以都汴京今賊

雖僭據而江淮財用皆為我有策其暴兵既久必至
飢虛儲糧大乏當遣間人用火攻燒其積聚或伺其
積聚所在以輕兵夜出假賊旗幟設詭道襲而燔之
此亦曹操之奇也或謂我以萬人由間道襲取負海
諸郡餉道聲援兩皆阻絕奈何曰是又有奇正之變
焉奇正之變莫妙於變主為客變客為主因糧於敵
是變客而為主也投萬人於死地使自為戰而後生
是變客而為主也因京東思國家之心復其租而寬
其徭使還為我用是變主而為客也已得負海諸郡
俟彼救至乘其恍惚設伏於險而迎破之是變主而

為客也何餉道聲援之虞哉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巡幸

王者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故不常厥居黃帝以師
兵爲營衛遷徙往來無常處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
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周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
弗庭綏厥兆民是豈樂於勤動爲哉將以一身之勞
易天下之安聖人之心也然臣觀盤庚遷都告其臣
民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則知古之人君
將遷都改邑非徒爲是紛紛蓋爲長久之慮不得已
而議遷而其臣民亦有所憚動也陛下時巡于邁雖

非遷都至若鑿輿天行百官羣司千乘萬騎與臣庶之景從者不謂無煩亦當為久長之慮有不得已然後移蹕則人有悅心國無徒費故曰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且陛下以決策親征巡幸建康天威所臨諸軍增氣義士激烈孰不用命甚善舉也然臣愚慮以為有可議者建康王者之宅東晉時溫嶠議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而王導獨以建康為可遂定都不遷則江左形勝無踰建康者然孫權居之即城石頭又作濡須塢江西繼而權以七萬兵却曹操四十萬衆於濡須則地之可以戍守者宜為之備

也又東晉時巨盜凌擾皆自上流奄至變出不虞故王敦盧循之徒伺間竊發則上流之可為藩屏者宜為之備也既修戍守又有上流之防然後翠華可駐建康以經略中原然臣愚慮又有可言者自古皇居帝宅未嘗不為居重馭輕之計其勢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其驗也令雖悉師討賊務揚威武而輦轂之下兵衛亦安可以不強甚非居重馭輕之道也唐肅宗在靈武衆單寡軍容缺然得郭子儀李光弼兵故國威大振德宗時段秀實言禁

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牙爪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此欲強本幹備非常之意也昔漢高祖與楚戰出成臯至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收其軍兵遂大振因令耳備守趙地令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聽命維所指使不然則信耳萬有一驕蹇不受約束且無以制之此實將將之術安危之機語之於今宜留聖慮者也陛下誠即日親御六軍張皇武節則戎卒前驅千麾萬旗天威震赫國勢隆矣儻尚觀兵俟時以

行天討則環衛禁旅居重馭輕誠不可後

形勢上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為唇齒其勢足以患魏人地雖廣兵雖強亦常鯁鯁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已也故吳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釁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曄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沉

舟江湖難卒謀也。以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有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人，無異心勢，無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左與蜀雖猶輔車而川塗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壅梗，則音郵曠絕，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宜先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蹙曹操，晉人欲鎮之以保上流。蕩秦寇唐，人又謂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荆潭環屈而流。

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洛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晉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形勢以經畧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為取勝之資，而不足以盡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涌，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苻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無踰於長江乎？臣竊陋

之夫吳之所以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無他焉正以其謀陋而無復遠略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為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劃淮以北大抵弃之然則為今之計詎可恃長江如吳晉之陋乎必將尅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為經畧之宏規而臣所陳吳蜀襄陽者取勝之資也

形勢下

吳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并涼幽燕於此有未暇詳至若歷陳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翰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為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奔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為要地使重將鎮之為內外走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荆江之中與沔口對通接雍梁實為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萬眾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襟江帶湖北連豫壤西接荆州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夷陵江東關限昔吳人為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爭之則夷陵亦形勝

之地也睢陽為江淮保鄣唐張巡以千百卒守之能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睢陽亦形勝之地彭城地勢陸通驍騎所騁呂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後旬必爭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荀彧謂兗州天下之要以比關中河內則兗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嶺界褒斜帶洪河為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既鎮襄陽用吳蜀之資矣又當遣良將勁卒戍

夷陵以控引荆吳川蜀之勢又命大師宿重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藩翰固矣然後中原為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於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利于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兗州得利于宿泗則可以取睢陽得利于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行勁攻或犄角合勢則太河之北虜必連營固守所以備我者廣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僭叛知虜援之不力必為收兵閉壘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將入汴自保矣此

得形勢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呂布是也知形勝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毋且儉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而布卒為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敗乎有說烏承恩使據常山以抗賊咽者且曰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

安譬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疑而不決卒守于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毋且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至已據之矣儉遂復還保項卒為基等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弃一邑失一郡則弃一郡隨失隨弃以至于今惟異時弃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解司徒崔烈欲弃

涼州議者不可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
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至憂
社稷深慮也向令為國家守土地者以天下至憂社
稷深慮為念必不輕弃郡邑雖力不足而弃去必思
即復取之惜其弃而不即復取遂使左衽之虜盜據
士勁甲堅之處為亂迄今而勢尚強嗟夫往者不可
悔而可以為今之戒也

用人

天下之人頑非木石則皆可以意氣動暴非虎狼則
皆可以誠心感善用用人者知其然故常用其所不可

用或取於讎或取於盜讎與盜宜若不可用也而吾
能用之是以得其心而致其力讎者曰吾怨也今釋
怨而不吾憾何忍負之盜者曰吾罪也今捨罪而不
吾弃何忍負之彼其意氣之所動誠心之所感可使
之趨深溪可使之蹈白刃可使之赴湯火而不愛其
死昔齊侯念管仲射鈎之讎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
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晉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
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余何獲焉
王鮒曰子為彼樂氏則亦子之勇也晉戴若思作劫
自悔卒能事君盡節唐令狐彰從安史自歸卒能忠

義奮發夫人之情孰不欲自盡其才以見於世不幸而為管仲為州綽為邢蒯為戴若思為令狐彰遽以其為讎為賊而置不用則弃人多矣惟古人越拘孿之見開誠素而用之往往得其用十倍常人何者彼固有所感動之也臣竊思國家涵養天下仁恩德澤靡洪汪濊浹人肌骨雖髻童乳子皆不忘歸戴之心意彼陷賊生靈思我宋德日夜謳吟而望官軍且將扶攜老弱壺漿載路或殺賊渠首為我內應或望旗歸款挈地來臣不疑也然而逮今猶為賊用者彼寧誠為賊用哉蓋亦有疑焉耳且兵興以來豈無士民

自賊中歸我者而未聞有所恤豈無將士自賊中降我者而未聞有所用此吾赤子之陷于盜區所以猶有疑心而為賊用也陛下雖嘗發德音設賞格開其自新之路使之悔過而效順然人不見利烏能遽勸彼內有疑心外見迫脅使戰則戰使守則守苟欲免死不知其他陛下何不命諸將擇來降及俘獲之人可用者隨才授任命以爵秩一或有功遂加優賞仍以尺檄廣行誘諭能以邑降者即使宰邑以郡降者即使守郡以首級降者以兵衆降者各差勞績大小厚賞之使未効順者望風相告曰某先降而得某賞

不徒釋罪又寵榮焉必相率而俱降此則降者見遇
貳者思奮之說也尚寧為賊用哉漢韓信敗陳餘令
軍中無斬李左車有生得者賞千金至則解其縛東
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委心歸計而問攻燕伐齊之
策卒用其謀以平燕齊唐李愬伐蔡獲李祐諸將請
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屏人語至夜艾軍多
諫以為祐不可近愬待益厚卒用祐定襲蔡之謀且
韓信李愬皆一時名將於左車祐必欲生之而問以
計非以其有用故耶今誠得如左車祐輩用之亦勝
算之一助也

朋黨

言朋黨不過曰君子曰小人自昔朋黨之興小人未
嘗不得其志以勝取於君子君子不勝而受禍亦未
嘗不酷其故何哉小人姦詐而多才雖欲挾朋類以
擯君子苟其徒不繁而力不足以必勝則包藏禍心
徘徊而不發嘯召挽引多其援助以俟熾隙之可投
故發必竒中而未嘗不取勝於君子者直情徑行不
顧可否必欲引眾小人力與之角而鮮儔寡與勢常
單弱為難立夫以直情特立之君子抗姦詐羣輩之
小人雖庸夫亦知其必危故一陷禍機蕩無遺類而

受禍未嘗不酷此東漢之黨錮可為流涕者也人主必將慎察朋黨之邪正使小人未衆而亟退君子亟進而益多則不可以不辯於早而戒其漸不辯於早而戒其漸則君子小人朋進而閔于前將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昔唐文宗恭儉自喜其區區圖治之心初非不切然卒至危弱而不復奮原其所自實猶朋黨亂之每大謀議甲可乙否紛然盈廷迭相侵詆如市人賈夫相與爭言於闐闐天子顧為軟語解釋其人早朝晏罷日惟朋黨之論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而唐史言其是非排陷朝昇暮黜

天子亦無如之何是君子小人閔于前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也臣嘗詳求當時朋黨之患蓋起於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等德裕固賢相然宗閔僧孺初亦竒才有名於時及黨與一分遂相傾賣至為小人所不為者而流波浸滋為縉紳禍幾四十年若楊嗣復陳夷行李珣鄭覃輩豈皆小人哉亦為黨勢磨軋而已夫其始也皆非小人及為黨勢磨軋則有互相魚肉之心是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也宗閔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悉逐之及德裕

在相位非其黨者皆不容於會昌中使賢如白居易猶懼斥不自安固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德裕罷相則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至德裕之與則雖草制不盡言亦且貶黜嗟夫宰相之職固將為天子求人材而進之士非天子所自識擢則不以宰相進何由登於朝而用於上苟一相去位門生故吏與所親愛無論賢不肖率以其類相次廢黜否則自疑而引去雖天子所自識擢之士於罷相有一日雅亦必見逐曾不得少留於班列之下夫人材由宰相進雖未必皆賢亦未必無竒能異士卓然可以資世者類以朋

黨廢不用則人主雖有籲俊之心安得而器使之夫以一相去位士坐朋黨廢者不知幾人而又鼎軸之任未幾輒易則人材之沉滯閑散可勝計耶此人材常患乎乏使之因而牛李所以禍世者也臣故曰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然則人主其可不念而為臣者可不戒哉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封建

自司馬遷班固曹元首陸士衡迄唐諸儒言建封衆
矣予三代分土者以為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
衰深根固本不拔之道不予者以為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亂常干紀畧無寧歲使哀平威靈之時下吏淫
暴必不至此覈其至當俱非通論臣竊因柳宗元之
說而極封建之弊以為三代不可去後世不可行何
以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興諸
侯歸者三千資以黜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勝

商會禹而來臣資湯武而爲用是三代不可去漢鑿秦孤剖列疆土而七國唱和幾危西都晉矯魏失載崇藩翰而八王階厲蕩覆東洛是後世不可行且先王良法歷久而時不便俗不安莫能復行於後世者固亦多矣彼肉刑井田冠婚喪祭射鄉食饗皆上世盛典今其與存者幾何顧獨於封建必泥古以爲可行亦過矣方周之衰絕長補短地僅埒於曹滕以小白重耳撫封疆大威懾殊俗而不敢睥睨九鼎懷窺覲心方且糾合諸侯扶其弱與共守封建其可去乎唐藩鎮本非錫土久則私以傳其子孫田悅朱滔王

武俊雖飛揚跋扈然比衆度大不能當唐十之一一旦得逞遽擅相王號如七國故事合從締交旅拒王師夫以威文之強而臣于弱周以三叛之微而僭于盛唐是苴茅授瑞行於三代雖大無不庭行於後世雖小無不亂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質下國者率自王其王因不知有天子貫高趙午相與謀曰帝辱我王因壁人于柏人封建何利於漢哉唐雖時倚鎮兵戡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並起是無寇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微水旱而失穀粟田承嗣盜有吳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

漢書文選
天子蔡帥不廷授者五十年環天下之兵僅能縛一
吳元濟藩鎮本非錫土患已如此况以王命命之國
則其為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
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強藩得拒朝命
為僭亂今國家以大帥臨方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主
其兵方鎮雖有祿山思明之姦終不能據一州以叛
是古今郡國之制莫善於國家而應變則有權馭眾
則有機此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良曰諸侯不從
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高祖如良計捐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傳海與韓信使各自為戰於是
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地猶屈產之乘耳取
之內廐而著之外廐猶垂棘之璧取之內府而藏之
外府捐之於一時收之於後日故能應變以濟務馭
眾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人君
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今
醜虜與僭叛所盜據地邑尚皆堅守為虛空之地臣
固欲以守宰為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御將

天下久安兵無素備人不知武卒然一旦有盜賊四

夷之警海內騷動天子與大臣熟視廟堂之上而不知所為當饋興歎思得良將用之得一武力鼎士則解衣推食遇之惟恐不厚操斧授柄任之惟恐不專握手卧內結之惟恐不至及夫兵連積歲變故習熟而為將者寵亦益加權亦益盛金多粟腐錫予盈矣兼印累節品秩崇矣左朱右紫子孫官矣田多膏腴資產豐矣高門華屋第舍侈矣志得意滿偃然自安頡頏而不為用於是廟堂之上思所以御之而不得其術蓋始也遇之惟恐不厚遽薄其禮則怨始也任之惟恐不專遽奪其權則憤始也結之惟恐不至遽

示以猜則離怨憤以離則其為患有不可言者或謂漢高祖與武帝深見此理而早制之故高祖之御將常折其氣於初結其心於後武帝之御將常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黥布歸漢高祖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此折其氣於初而結其心於後也武帝使使者持方寸之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盡以諸將兵付之然常踞廁見青使青有天子切齒之懼動不敢專以和柔自媚於上此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也然而折其氣所以制於任用

之始苟以偃然頡頏則暴折之又非所以善御人也
惟當推赤心置其腹中務以誠感俾之用命賞罰明
信並用而必行則御將之長算也臣聞太宗時嘗命
將守代州擊虜有功而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
言其短太宗一切不問封其奏以付守代者太宗之
於將帥可謂推赤心矣然當時自牧伯至於士卒稍
有愆負無或矜恕則臣所謂務以誠感與夫賞罰明
信者真太宗駕馭之術也李唐用兵有賞厚罰輕之
弊戰輒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
日再賜一月累封至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

來刺邦而去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故兵不
脆穀不殫而戰必挫北夫賞重罰輕猶致敗况賞獨
厚而罰不行則非御將之道也然人主於將不但駕
御之而已又當審其才而用之將固有忠勇可喜者
常失於輕敵而寡謀漢李廣才氣無雙與虜确而公
孫昆邪慮其自負賈復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夏侯
淵戰雖屢勝魏武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
但恃勇也然則忠勇而不知怯者又當戒以輕敵亦
使將帥知朝廷知之盡其才也

賞功

爵祿天下之公器非人君所私有也是故古者明君之於爵祿苟不當用則雖微秩輕賜未嘗有所虛授苟不當斬則雖高位大官未嘗有所固惜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甚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吾聞明主愛一嚔一笑嚔有為嚔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漢高祖擊陳豨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

何愛四千戶不以為趙子弟故方其不當用則韓昭侯一弊袴猶須藏之必以待有功方其不當斬則漢高祖之四千戶雖以封未有功之人於事為宜此古人厲世磨鈍之至術也方今爵祿蓋有不當用而虛授不當斬而固惜者竊以為有厲世磨鈍之具而不能用用而不得其當則人心有所不服欲忠之臣有所未勸爰自軍興以來賞功所司初無稽覈或虛張首虜或增敘勲績或緣世竄名或行賂冒奏斷筋絕骨先登陷陣搴旗折馘之人未必見旌異殞身喪元膏流節離忘私死事之家未必蒙隱卹凡所補授下

而至於校尉上而至於橫行車載斗量不可算數未必皆殊勲異効之人往往僞濫不公十嘗五六彼困無援貧無資者雖績用章著文據顯白吏方邀索昧謝難問百緒彌年累歲終不霑賞莫之告語相與怨歎使義夫節士遲疑於立功顧慮於身後每視叨名冒級者抵賞憤吒為之不平此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昔唐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面先鋒當矢石狀擢肅政臺中丞及張仁愿問其破敵曲折而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行賞之妄有至於此向非仁愿窮訊則承景為第一功何由知其不實此賞功所以貴

乎精覈也漢趙忠論討黃巾功甄舉謂之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而南容終亦不得封夫以一傳燮之不賞遂使天下失望今有功而見遺亦多矣將何以慰天下之望而服其心謂朝廷於爵祿有所慎用耶則濫賞者不加察有所輕用耶則宜賞者不加恤臣故曰有不當用而虛授而不當靳而固惜者又若四方之士詣闕上封或徒步千里奏書百牘越月踰時客食旅次豈無去故鄉之念豈無懷親愛之心抗直辭觸忌諱豈無干不測之懼徒以感慨憤發思濟時艱心不

忘忠惓惓爲此彼其所陳借皆荒唐之狂言屑瑣之常談猶當間一召見時加諮詢捐斗升之祿輕束帛之賜以來庶言以通治道况夫愚者有千慮之得負薪有廊廟之言亦豈無一策爲可取一事爲可効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曾未聞顯賞嘉謀族甄讜論使天下聞風增厲爭輸厥誠以收羣策而輔中興此復何也三歲任子動以千數諸生由科第進動以百數雜流入仕且不知歲幾何人顧獨於獻言者深吝而不予此又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臣願明詔有司精覈功賞俾無濫被與其濫被無補之人不若以報

有勞而未論有屈而未伸者又不若酬善言以勸策士則厲世磨鈍之至術也

勸武

國家之制武臣自借職即班先文資之六階自餘亦多右武雖中更承平修官制猶不改也此非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乎蓋時方艱難寵用勇力拔距投石揭旗引鼎之士皆得取豐祿揖美官天下既定包戈歸馬則前侯舊將投閑置散與老校退卒等遇之滅然若土梗游塵則非所以勸武功備後患也是以多難之世將士雖或奮身出力往往咸懷後慮而不遂

盡敵謂優游養寇足為已資使寇不滅則已之取重於世不已故常坐甲擁衆安視蛇豕薦食忍而不擊或破賊垂盡不即芟夷因使困獸踰而復起為世大患唐劉巨容敗黃巢于荆門轉鬪一舍捕逐虜獲率十俘八巢力窮矣諸將欲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忌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而呂用之說高駢亦云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為不朽資也是皆李唐不能右武於平時以備後患故巨容駢等皆縱賊不盡誅使巢得復熾

遂陷兩京毒流天下然則國家官制右武雖更承平猶不之改真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也臣竊惟將士從陛下中興戰伐使間關有年雖出忠義然其計不能無望於安平休息仰事俯育為溫飽計也願陛下明祖宗右武之意詔諭諸軍約尅復中原日應將士有功者已差次行賞外各隨官資增給本俸之半以終其身為武功勸則皆將相謂曰往當無虞時國家已尚武今又約我增俸誠能盡敵當安坐取富貴耳將見人思自奮撫劍慷慨志馳賊庭而心醢之矣又何其養寇哉臣又觀行軍出師老弱隨之為戰士累

似未為得漢李陵提兵入匈奴士卒妻婦隨軍者大
匿車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
有女子乎士卒妻婦匿車中猶鼓不起况連營踵其
後兵氣當如何哉唐韓洪以名姝遺李光顏光顏曰
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然戰士皆弃妻子蹈白刃奈
何獨以女色為樂以是知昔人用兵將卒皆去室家
而即行陣也今不若以諸軍家屬分置江浙諸郡使
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戰而後不顧家一利散
處就糧省轉餉之費二利家屬留居人有固志三利
雖名老弱猶可以彈壓諸郡使鼠竊不敢發四利仍

敕所至州郡優加撫存廩給以時無令匱乏則將士
感激思報上賜矣昔唐柳公綽以御史中丞為鄂岳
觀察使詔發卒五千討蔡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
病死生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知家事敢不
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今誠使諸州郡盡如公綽則
分置諸軍家屬皆將如歸是亦武功之勸也

募兵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故有寓兵無募兵後世兵農兩
分則兵不足而募亦其宜也漢高祖與楚相距五歲
數失軍已衆而蕭何常從關中遣士卒補其處至發

老弱未傳者悉詣滎陽耿弇謂光武曰吏士死亡者多願居上谷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因與吳漢北收幽州十部兵從光武擊破銅馬等高光定天下皆益兵以成功今方克復土宇用兵伊始宜廣召募以備戎行之闕則其說有二一曰義勇之士二曰死事之孤且家鶴膝戶犀渠江東之習俗也項羽所以雄諸侯孫權所以破曹公皆東吳兵至於戈船小瀨蹈輪鼓水角長技於波濤中又莫如吳人加以閩地山險俗皆趨捷伉健白挺長鍛操以奮呼焰銳莫當又楚人剽輕先登陷陣出入若飛募而教之皆為勝兵往歲

狂虜乘間犯浙右所過為鄉社掩格俘斬甚衆此以見江東之士膽勇有餘使當虜人往往得利臣願明詔江淮閩浙募敢勇士願効忠者無拘數額發詣行朝各以路分聚為一軍勿黥面勿刺手第隨州郡類結火伍日加訓練此義勇之士也漢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灌夫欲報父仇披甲持戟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鬪志彌厲蓋人有復讎之心雖萬死不顧因而用之必能有功臣願明詔諸道募欲殺賊報仇者所在州縣厚恤其家與之資糧遣詣行朝亦聚為一軍勿黥面勿刺手其人平居抱

憤欲釋憾于賊而力不能一來應募必誓捐軀自無
逋亡但當教以坐作進退使習熟金鼓此死事之孤
也或曰昔吳周祗欲於鄱陽召募陸遜以鄱陽郡民
易動難安召之恐致賊寇祗固陳取之而吳遽等果
亂今欲召募得無有吳遽之變乎臣謂此殆欲以一
噎而廢食也且彼一時此一時安可同哉陸遜料當
時召募易動難安之民臣亦策今日召募可以安未
難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
比年尤盛縣村帶落比屋有之爲渠首者家于窮山
僻谷夜則嘯集徒衆以神恠相誑誘遲明散去煙消

鳥沒究之則鬼迹捕之則易以生事根固蔓連勢已
潛熾其人類多姦豪拳勇橫猾不及此時因召募而
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吳遽未必跳梁於今而
張角孫恩決復響動於後也且姦豪橫猾之人居心
好動殆非蒔桑秉耒低首安作爲良民者譬之修蛇
巨蝎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以滋
息則緣墻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召募
而收用之亦已時病之細術也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用可省者

為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興大亂之餘總核名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况存不急之官以蠹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薛元超為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為中書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雄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冗

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無益而為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數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貲以救弊今官不少省顧或益增之棲遲閑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非勲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饋檄游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以官稱行呼唱而不釐職務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此非冗官為無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

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
重幣奉野心之夷狄

卑辭

和戎之使益出問遺之貨益多大羊之貪求
索益不知厭封豕長蛇薦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
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貽匈奴書其辭不過曰皇
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遺不過繡袷綺衣赤緋綠

繒黃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誼猶曰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為戎人諸侯墊既卑辱
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為流涕使誼復生今日見吾
中國金繒入虜廷者如此其腆虜人之凌縱如此其
甚殆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虜人往為屈辱而
今為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
壑而今為割剝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
為無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
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
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乏為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為重錢而病難
用欲為輕錢而病盜鑄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
救其弊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
盛時諸道冶鑄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積累
百鉅萬又常平儲資太郡無慮四五十萬緡次猶半
之大邑無慮六七萬緡次亦半之府至貫朽府庫充
物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然實藏之官概以天下
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既虛私利又窶公私俱匱
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

耗者有五說焉運艘賈舶絕江浮海濤波覆沒一也
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鑠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終
嗆死瘞埋滋多三也幾事不密而泄之疆場者廣四
也禁令不嚴而破為銅器者衆五也五者交耗故不
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
耗之甚者而為之禁今王師百萬或列戍或進攻皆
資錢以為用則泄之疆場願詔諸軍各加禁察或可
以金若銀帛易錢費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銅為器則
申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絕昔劉秩謂銅之為兵
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

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為利太祖時有司請行銅禁于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遺佛像鐘磬鐸鈸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鑑自餘銅器限盡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令儻遵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無復破錢為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

鑄錢久貨本不多且無增益故穀賤無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于東南者益眾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未平也夫人視食為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眾且穀所儲積皆豪民大家乘時微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廩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此鑄雖乏而物不為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

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私銅以廣冶鑄又平穀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爲甚患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饑臣亦以爲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糴

臣所謂平穀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食貨有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急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

平穀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斂散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收斂散之權而制于有司使豪民足穀者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爲平糴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小飢而發其斂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壽昌爲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

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民甚便之臣謂宜酌取惺壽昌之說詔州縣各量所部土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糴斛數制為定額亦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亟行廣糴必以時價償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躍則少損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糴貲以為當歲糴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斂散之權盡歸公上豪奪者不得固閉困廩挾所蓄以邀重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略也若夫創制作法纖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

有司熟講而舉行之或曰官自糴取與民為市得無擾乎臣曰民無抑糴官無強糴損價以便民得羨以供軍上以豐蓄積濟饋運下以檢姦豪惠貧弱誠見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橫斂不猶愈乎唐德宗時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百餘萬斛可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糴江淮水苗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古之人未嘗不以斂散之權與夫平糴以利人為意孰謂不可復行於今耶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剝下為言所謂枵鑿萬端窮朝抵暮千按百牘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

理財之義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豐程昉使江表調財用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元琇判度支方蝗旱而不增一賦軍興皆濟是數人者皆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鬼輸哉亦得夫斂散之權而已然則臣所陳平穀直之說豈非不害民而利於時者乎

實惠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

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然則人君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馭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徇義烏能不輕効忠烏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上下下猜阻日以攜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常自謂以誠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裴矩奏民遭突厥侵暴者請戶給一絹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逋負
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
故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敕云
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
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為浮文也臣
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勤恤民隱者非止一事
凡逋租負錢倚閣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
削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令
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為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
丁寧如此非復異時之虛文徒掛墻壁為也蓋有華

顛耆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
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
更易不一二歲衆弊紛然仍為虛文初無實惠雖復
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
生疑於前安可冀其必信於後中興之功尚勤聖慮
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
窶戶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餬口
既迫於寒飢矣而追胥督吏臨門譴呵責以不可得
之積欠而遂其不可厭之私求攘衣襦掠器具雞栖
豚豨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剥膚

椎髓償官之實曾未毛銖而吏之所得車載石量矣
朝廷何忍收毛銖之逋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
其橫被侵辱怨憤嗟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蒙頭
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於
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操瓢囊流轉為溝中瘠而已可
勝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督欠之虛名為胥吏漁奪
之因不若捐毛銖之小得為貧民無窮之利况夫逋
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顧所責既多終無可輸破數少
償則懼應盡入因厚以賕謝杵請吏曹雖毛銖無入
官者是又徒為瘠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

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負可蠲除者自何
年為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即削籍後復責
償為姦者重加竄罰庶幾民霑實惠知朝廷赦令誠
以利澤彫瘵非虛文也其為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
哉

除盜

歲適旱蝗民不賴生脫死自救攫金奪餉而不知愧
甚則羣行為姦依憑狐工棲宿兔穴此其為盜蓋迫
不得已耳固宜綏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
巨猾乘危投隙弄兵擁衆大而翱翔轉寇噬螫齊人

小而攻據城邑鴟跖觀變此其為盜又可闊略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豪姦巨猾不惟闊略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擁衆者相視踵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靡衣豐食鮮車怒馬既飽其志顧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酋從坐邀官級禮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許惟懼賊心之小忤而不即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往往朝黃巾暮紫綬斬木揭竿之徒搢笏曳履雁行于士夫間國威不振無甚於此是以江湖嶺海跳梁猖暴攻劫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號

中興顯顯為古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曰唐肅宗然而晉自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遂無強寇何哉蓋晉元帝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能制自亡齊斧故其弊流于後世有遵養時賊之譏唐肅宗時平盧裨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其罪因授以旄節故其弊流于後世有姑息之政晉與唐雖稱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強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英威雄斷總攬權綱羣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况輕與之爵秩乎劉恭曰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

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爲王郎乞降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羣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狂狡間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誠啓姦之弊政也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體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爲戒而以漢光武爲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踵遵養姑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永天平節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

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攜固不可巢請爲是以時人咎攜爲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度與巢也何以言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爲一劇賊耳寇賊姦宄堯舜之世且不免是歷古所常有也儻以節度遂其請則是寇賊而秉旄鉞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以名器言之寧使巢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恣肆則雖得旄鉞猶將轉寇自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爲遵養姑息之陋者皆啓姦之弊政能革啓姦之弊政則除盜之先務也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寄上李丞相書

浚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表著猶在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晉秦楚小而宋衛陳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不有卿佐列位臺謁廩粟黃金白璧翹車高旌足以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類皆褰裳提屨鱗集霧會爭先擁篲于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若淵騫求由參偃商賜之徒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立南面彼不之齊之晉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

君又不從仕于周以徼一旦之富貴顧獨甘心棲遲乎蒿廬壤室飲水啜茹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菜色當阨困窘顛躓矢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而流聲光於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爲之依歸行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舉天下之富貴殆無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所成就皆足以不朽上焉者窺見聖域仰高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魯喭之資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簣結纓泰然不動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聲垂無窮千載而

下號曰孔門高弟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富貴曾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戰國干戈之際而告不害公孫丑萬章輩亦皆捨所謂縱橫捭闔刑名楊墨以求學乎孟氏當是時士之挾縱橫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屣而析圭解褐而懷符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開第康莊之衢持梁斲肥心嘆意得朱輪黃屋從徒駕馭馳驅乎秦楚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輩獨去榮華就枯槁捨衆人之所趨以求學乎孟氏其亦以軻爲道之所在且足以託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于今千

數百載雖其間不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寒素然不幸而無聖賢爲之依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孟軻之徒歟然亦幸而時有名人魁士爲一時領袖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爲世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蕩而從之故東漢雖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鑊摩頸伏刀鎖相牽連趨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頽風起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教亦不可謂無少助也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爲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儒術興於河汾學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元齡

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溫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爲王佐勲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乖微爲諸儒標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西漢餘風學古之士有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焜耀于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爲最盛實通愈之力也往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學問而又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落落然踵起爲儒先生各以所學收率天下之士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得所依歸益自懋勉磨厲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藹

然輩出奮迹立朝咸能侃侃正色以忠節直道遠猷
茂業與夫高文大冊聲詩雅什爲國光華蓋亦有韓
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爲之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
棘滄海橫流士之脫于犬羊憑陵豺虎噬食若戶賦
口斂誅求魚奪寒飢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
有立於世者蓋寡而又公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類
多簡貴自尊非伊優面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眦
而見甄錄彼耿介尚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萬鍾
且有所不爲其况攝纓束衽介徒隸而徒墻屏俯僕
偵伺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爲殺身不足滅耻

是以浩然鵠舉惟恐足跡見汙於權門而有志濟時
強聒自任者亦且爲之前卻允豫欲依世撓節則不
能欲遺世遠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遑遑乎
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於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
明行藏自我不因人而作輟則其所成就殆未可知
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如李膺王
通韓愈者爲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
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蓋以爲閣下勲
德甚高而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冀一見
有輕萬戶之心得一言若九鼎大呂之重誰不願遊

閣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閣下所賓接固亦多矣儻復加之意焉而略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時公卿簡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褰裳提屨爭先奔走以閣下為依歸雖易之以富貴而彼將有所不願士非狂惑鄙陋孰不捨衆人之所趨而委心乎閣下者閣下方將復執大柄佐吾君撥衰戡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勲名者出為朝廷用閣下貴隆槐鼎為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握牘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鑽礪之工以收名

於文錄是閣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媿乎前修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閣下為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馬二蘇之續不其休歟浚抑嘗聞侯嬴欲就魏公子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韉而曰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韉欲以重之汲黯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成名今人以為恥古人以為取重今人以為辱今之士未必賤於侯嬴

貴人其能爲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賢於王生貴人其能爲之結鞶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與貴人抗禮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必若以謂是非聖賢事爲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有執贄而見還贄而見修禮貌而見與欲言而請畢事者越千人而不倦然則近時公卿簡貴自尊之風不及古人遠甚誠願閣下矯其失曠然大變之也方今強虜鴟峙神州陸沉人墜塗炭骸體僵暴于原野稚耄流穴于道路聖主嘗膽九重之上卧不安席疆場日駭近以江介爲守荷戈挺刃乘鄣望候之士懸

命鋒鏑甲冑孕蟻蝨而不得欠伸于菴廬之下義人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聖哲馳騫履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接納與共謀所以批患折難廣地強國尊社稷顯宗廟致主庇民之至計顧獨坐養威重留賓滿廡夷俟踞見至有盥頰賓興昧旦守門見辭閣人足趑趄而不得前者悲夫士固蒙耻冒詢極矣而公卿之距人卻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一旦秉成當軸坐廟朝進退百官知所謂棟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誣一世謂爲乏材如李

吉甫之爲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懵然莫知能
否其亦簡貴自尊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備而熟講卒
然君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
憚煩今天子側席竦意注想閣下甚眷而縉紳君子
逮于窟穴黎庶莫不引頸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歲
焉浚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爲
端歸鷓閣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浚之所爲拳
拳者皆海內公願而當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
當之又以浚身賤遠不得走伏墻仞再拜下風以控
此區區之說也而寓其誠於書進越是懼併祈閣下

恕之

寄上富樞密書

浚不肖伏食蓬蔽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
屬趨行馬之扉僭納里刺屢獲侍仗屢而聆警款慰
釋鄙心殆若所謂受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者幸甚幸甚雖然浚固有所慕仰而非敢以求知也
今閣下乃有意欲以小人姓名塵于薦書聞命悸悚
不知所爲旣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
詠閣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也浚
聞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而士則以自鬻爲醜抑嘗

怪近時公卿大人不俛眉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
省錄狂生賤儒習為躁競望高門而走謁遽蔭戚施
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達者未嘗求士於
後進而後進者顧獨求知於先達也逆施倒置聞見
稔積漸靡成俗視為當然此浚所以閉關窮閭無足
跡於通貴之門雖藿食水飲而猶守愚抱拙不之改
也閣下以耆德碩望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
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今茲均佚琳宮以接
納寒素為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躡履墻屏欲瞻輝光
希獎飾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抱拙

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故歟昔人謂
救漸靡之弊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
明之閣下於今其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也固可以
鎮浮俗移澆風則今日蒙被盛意豈惟小人之幸將
天下寒素實幸也然顧浚材智朽短有所不能為者
念當仰辭嚴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遽前謹先緘牘粗
陳其愚繼將走伏鈞屏舒敘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
儻閣下不遺鄙賤終以浚為可教則庶幾獲偕賓客
後陳時一進見于館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尉薦嘉
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縱固猶出入門下他日

苟可効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竭伏惟閣下原其悃悞非詭辭爲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冒瀆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

答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貺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爲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爲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

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蔀窮人穿隙覩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爲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徃習尚以好修取譽爲極致以辭章記誦爲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能知而不嘽然陽應者鮮矣以爲是而洒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

此道而知之者為難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翱從韓愈為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為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翱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

道幾可以傳於時翱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翱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為聖為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面屢款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邈遠墻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為

繁言以瀆左右悚怍惟深

答胡英彥書

英彥足下欽耳妙譽未接姿制遠蒙書貺勤懇荷厚意至矣雖過相推稱惶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說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千里相望歡喜無踰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己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為彼為此也豈復以禮樂之問為愧其後答曾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答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萇洪終不掠所聞為已

有蓋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及武樂虚心款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賈二失且備論六成皆賈所不知蓋聖人不以所已聞者自足而好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已有教誕虛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為知其肯下氣諮事于人乎往往髻年抱惑至華髮隨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不至焉者患在未能克己耳軻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

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
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
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
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
于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
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
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為
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為已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

俯仰父子之師也棠棣華鄂兄弟之師也鳥嚶其鳴
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
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
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可撓
蒲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
目見耳聞無非吾師况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
而知持後於己身猶得師焉况在人乎使退之明此
義必不為前言自處於弟子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
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
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

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
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姿制而遂知足下
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
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諸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時
正講寒不審起居何以無階良覲伏冀以時為器業
自重人還逮其上狀率略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
不宣

上婺州周侍郎書

浚聞古之人闔戶高枕與被髮救鬪者同道蓋君子
出處初無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學以為已

其出也用所以為已者為人此豈二致哉自古人之
學不傳士以出處為異道故凡居蓬衣白閉關屏跡
者自以為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已知固守道
者所不屑然公卿有位取人失之窮則吾道之不明
豈不益甚矣乎浚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淺陋無以
偶世俗未嘗忘意人之已知不謂閣下過聽賜之珍
緘獎與問遺禮意甚眷此人必有以浚欺閣下者顧
浚詠慕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於賓序乃蒙殊知若
此信閣下取人之道與世之簡棄寒素者大異矣是
用進伏於門墻願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

以受知門下爲己私悅也以謂閣下取人之道如此則凡幽潛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使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其所守固自有在未爲君子之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恭惟閣下以天子從臣殿此名鎮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安田廬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官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講說之末此實閣下力振吾道如意甚厚浚雖不獲承命然益知吾道之明緊閣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爲己私悅乎此浚所爲進見之意也

答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系念雪釋曠然以喜然寒溫問外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鋟板散鬻若欲僕亟圖自辯白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道路謂僞和賦集頗已流布僕固陋甚妄人又欲以此宛蠖之是支離寢醜而更蒙不潔也然似聞所和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家至人諭苟一寓目必洞其妄世言薺菀亂人參蛇牀亂靡蕪蓋惡其似耳使僞賦誠無與鄙文似則恐未能爲我澆也其又何辯足下閱古今名人鉅公所爲書若集多矣僞妄增加者往往有之况僕眇鄙橫被宛蠖又胡足多怪

唐元白詩爲時人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甚者至有盜竊姓名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今僞賦自爲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雜亂間廁之患其爲盜竊姓名甚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近亦嘗白官司移文建陽破板矣前散鬻者人得之當即以供瓿覆藥楮有不得其詳者足下以是告之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歿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偷持心以偷則屑焉以富貴爲念故其居窮約則患富貴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

保寵位若庸商賤賈之守囊橐惻然恐或亡之而弗獲其爲彼其心惟恐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不已容也苟朝廷以一束草置之巖廊之上被以公衮翼以徒胥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相也顧非豪英偉特之士天資鞏固挺然自拔於頽風靡俗之間灼知義命無一分富貴心者詎能犯顏正論歷詆時相以警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天子前指彈柄臣無所回隱音吐暢厲聳動陛戟雖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方持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聲互傳所謂豪英偉特

非閣下其誰歟使薦紳君子上自三揖下極九品盡如閣下則孔孟所謂命義之說必復大明於今之世矣惜閣下之道其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伸鯁論以劘其上者多矣言不用而見黜率為懟怨狼戾譏非刺詆述書著論以興讟訕否則自放於丘園盃酒之間絕口不道世事以示曠達夫以言不用而興讟訕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絕口不道世事亦非君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願也如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何

損哉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晝猶以為速且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而猶諄諄以云者其心不忘乎用王為善而欲以安齊民是所以為君子之心也浚固願閣下察孟軻去齊之言以無忘君子之心益思所以憂國愛民者今天子夙夜求治他日必悟閣下敷奏之忠翻然起閣下而置諸左右以詢諮政道浚知閣下之黜不久矣敢布諛語閣下其垂觀焉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隸幕府下亦既數月矣惟是才朽力綿而
魯于及事夙夜怵惕懼使令之不給用速譴誅為僚
列羞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劾去者夫豈自以為
能哉實繫相公厚德宏度包荒容愚不欲以遲鈍之
失去士故某亦得覩然濫吹於羣賓衆屬之末相公
之恩德不既至矣乎而某於此猶將貢瞽言于鈴下
者蓋當可言之時不得而默也士固恥于自媒淺露
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為得
也駿蔑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
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

此某所以不得而默也厥今薦舉之法至矣然猶有
遺才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沉下僚者介不求焉
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
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譽暴著無事于自進而人雅
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同寒蟬雖王公
大人樂人物負鑒裁而猶曰吾弗求吾弗求則固而
已矣誰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惴惴焉惟恐不得出
大賢之門下者矣至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愧彼豈
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一告之是
果於自棄所以自進而不疑也况如某辱有下吏旦

暮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爲無因退不爲自媒又焉得
自疑而塞默乎方今海內騷動烽舉燧燔甲而兵者
環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督輸而行者勞轉餉喁然
望治蓋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
非我公其爲誰注意具瞻將於是乎在一日環賜遽
至當有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亟來覲遂復相予則潭
潭府居若在霄半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矯脰仰望
列戟之餘光又安能曲躬布武進瞻威重以幸一流
眄乎此某所謂今日爲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
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定價于一言是某之愚

不足以辱品題也人其謂某何且將曰是固爲丞相
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於前者而不見知遇伯樂所
以不顧將不爲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受知於
人雖殞身不足以滅恥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抑聞
之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
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還天
朝任棟梁重則標鑿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
某瑣瑣或冀得與塊土齒爲終身榮雖瞑目可以無
憾小人誠願其敢望乎干冒鈞嚴進越是懼無任皇
灼之劇

上致政胡待制書

浚聞之君子分定于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損故未嘗標出處爲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之心蓋自有道者言之視千萬世猶俯仰頃豈復於百寒暑間校用舍得喪爲區區欣戚哉閣下以卓蹕超世之資早聞道於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閣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能於強年請老屣簪橐其如脫眇然引身蹈埃之外非知性純徹養熟而分定不爲外物軒輊能若是乎浚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勲名塞天地忠義貫日月學

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踵武相繼或比肩並出至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爲度輕蟬冕薄萬鍾遺榮獨往心亨於寂寞之地者蓋幾無而僅有之此浚所以夙夜願望閣下之德容爲拳拳者也浚生四十有九年矣顧髮已種種而常自安於窮巷不敢妄懷求進之心夫豈以是爲硜硜哉蓋斯道也廣之彌宇宙窮日月約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已事未明則不敢以爲人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仕必其人有何可仕之實而開方自省乃爾豈非鈞致于已者未能窮深極遠

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云者果何謂哉以開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事焉而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內者猶不能無疑方且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後學所宜知而浚將終身勉焉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蓋閉門造車推而之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則造車于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為回而皆可以為回至以為己之學造車于陋巷則夫人而皆然也閣下之轍固嘗周天下矣今浚以造車之說見其亦有合否乎伏惟閣下察之不宣

答羅駿夫書

浦陽之別俯仰五年勤企可知前日遣人以久不聞動靜輒寄意適道書中為吾友問乃辱專書垂惠愧荷之餘慰浣多矣吾友邇來為况如何既當門戶百為勤艱良未易處然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弘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既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悶苟可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為也彼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哉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浮

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雖臨死生如履坦塗况外物乎駿夫資固穎異然經事尚少鄙意誠恐駿夫習前日裕餘或不能安今日之勤艱也謹以已所固守而自強者奉勉惟古之人率困厄勞苦動心忍性而後能光明成就安知駿夫今日之勤艱不愈於前日之裕餘乎他惟以時自愛是祝

與潘左司書

遠違益誨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叙去十二月伏領
貺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肖且賤膚受末學

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劫劫為世俗趨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見知者脫畧年輩使玷交游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成就許與甚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貫心骨口不能言非若俗中人感恩荷惠喋喋摧謝為也浚竊嘗恠今世貴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亦以貧賤自屈自高者恥下交為世俗之羞自屈者竊上交為一旦之榮貴人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

執事者之於浚爲是眷眷也浚誠固陋獨未嘗求知於人未嘗求知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當古人中求之乃今得逢於下執事一何小人之幸歟伏承晉遷司都方且大用矣願調護自重相與一二賢君子主盟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如浚者相與企瞻餘光樂道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也其庶幾乎區區夙心感於見遇因書如此

答虞夢符書

邇便至辱墜書一函發緘疾讀始洒然慰中赧然作卒之釋然以喜浚惟違闊繫久馳仰勤甚忽對誨示

所不如面款者無幾故洒然慰又惟自語離後曾不克裁尺紙爲君子問頃歲夢符取名高第宜以書道欣竦多賀之私乏便因循而復不果今當引牘濡筆具答來貺負負大難爲辭故赧然作已而三復教簡情義周密則用自慰曰豈其念我如是而以書問不至爲譴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夢符其心知我矣尚我慊故釋然以喜凡夢符與僕相知者皆非世俗之謂宜勿復縷縷云也茂仁兄云夢符瓜戍期在秋抄夢符才高學富志行卓然應即橫翔天衢以趨開泰之會而方將戢翮枳棲側偏乎其不宜也然屈蟄所

以爲伸安知六月息不爲南溟圖歟不卑小官固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也夢符存問僕委曲甚悉佩謝厚意何時可忘僕昧陋甚與世舛馳放跡荒野荆扉蓬屋竹樹蔽翳讀書之餘時綴小文或微吟短歌以舒情抱雖瓶儲屢空可忘也自餘皆不足爲左右道炎暑煩溽伏惟侍次多暇神明相之尊候萬福不宣

與林權縣書

蘭谿地雖小亦萬家邑也徵發期會奉宣詔條與銛筭所受訟記雜然糾紛蓋日不暇給官數易事益不

治弊積蠹深吏皆上下手索瘢出羽直以賂錢多寡爲罪重輕前令尹熟視袖手無可奈何要非剛健精通令明禁信以紐梏吏奸爲意固亦未易治也執事不鄙此民辱屈臨而撫字之潔已奉公剴耿疾惡私請曲謁不得行于戶庭決事處法務自我出不以委吏繩奸發伏有犯無貸小胥老吏跼足縮氣慄如蹈冰此蓋執事政蹟之懿而與人欣詠以爲幸見者也然尚有小未至者蓋由弊事猥衆翫習積久蕩無條網堆案相仍叢集全至故雖以高明處之亦或未暇于慮之一脫有遺智猶勤精思夫以剴裁繁劇而小

有未至固不遽為善政累然竊譬之結綵夜光朗耀
晶瑩有瑕焉若毫芒雖未累其珍要不若無之為美
也頃執事區處曹務俾就程律循類按次剖析無壅
則旁明洞燭事至畢見而無或不詳政既即敘彼雁
鷺行者且不敢為調語敢為銖兩奸乎退食多餘於
以便坐舒紳靜頤神觀不其休歟浚鄙陋適有名數
在部屬邇嘗納謁進勤館人曲蒙謙虛接揖禮意甚
備不以編戶民遇之是宜竭愚少佐高明之萬一十
餘年來更六七令下邑困于糝政久矣誠有以蘇息
之其為愛仰心當如何若曰吾姑攝是邑也無庸為

率職計則宜非執事之心魯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
其墻屋去之如始至當官而行有不如叔孫之館乎
伏惟加惠此民思所未至而終以無倦將見能名顯
聞部使者交書薦寵被褒擢不遠矣下邑其何幸如
之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